



□ 12
3172
12止



口 12
3172
/ 2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受業 席承恂漢翼 參閱

王前席漢廷

男宸徵直方

外孫 曹煥謀詒我 全較訂

姪禮徵用中

張大有長風

語類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闢關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幾亭曰韓昌黎有大功於斯文。始尊孟子。始斥佛。仇滄柱已未文徵評曰論孟子學問本領。一生只在仁

義論戰國亂亡根源禍端總在功利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語類曰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朱子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熊伯甘曰惠王亦世主之高明者仁義亦王所知重但不知爲國之道只有這一件更無別件耳而已矣

者決其詞也○當時諸侯弗克行仁義者有二一則以利在民與民爭貨爭貨則橫征一則以利在鄰與鄰爭地爭地則構難

王立於沼上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 移粟易牛皆所謂仁心仁聞也○語類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周禮有平地之農有山農澤農時文有山林洿池皆農者却似指漁師園丁爲農矣未知合周禮之意否○王道之始句要見得王者猶未敢以爲盡心也○熊伯甘曰田里樹畜是孟子行王道一副全料經綸看來易易其實至難非有周公之委曲繁重決不能行即如曰無失曰勿奪却何緣保其無失何法保其勿奪催科征調吏胥盜賊豪勢皆

失之奪之者也

寡人願安承教章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孝弟忠信如何要脩曰脩便見向

來有箇破壞之意不脩將愈壞

壬申四月十一

○滄柱

曰或疑孟子只言制梃便是忽然用民以戰不必說到

平時訓練處愚謂斬木揭竿以亡秦此羣盜倉卒之所

為聖賢動出萬全決不如此所云制梃特甚言民心可

恃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齊桓晉文之事章

用晦曰餘于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

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脩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之

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為羞稱伯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

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齊宣所問只是問他富强

權詐之術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故論學術則孔子先

不道桓文之事孔孟之尊王黜伯本一未嘗有因時為

救之分也○瞿元立曰道大路也假以名道德之道取

之人所共由也術小徑也假以名術數之術取之旁通

曲達也○摘訓曰庖是宰處廚是烹處○以彼字專指

家邦摘訓亦如此講然不如蒙引以彼字通指三者為

高

高
案。漢。融。附。亦。或。此。藉。然。不。暇。業。良。以。與。乎。而。謂。三。者。爲。
曲。幸。也。○。謂。臨。曰。以。其。幸。與。親。以。其。親。○。以。其。幸。與。親。
之。入。而。共。由。也。○。謂。小。者。也。○。謂。以。各。其。親。之。幸。與。之。幸。與。
殊。之。公。也。○。謂。亦。立。曰。道。大。細。也。○。謂。以。各。其。親。之。幸。與。
不。能。財。文。之。事。亦。益。之。尊。王。體。也。○。謂。本。一。未。嘗。有。四。也。
○。謂。若。之。幸。與。不。是。其。幸。與。之。幸。與。○。謂。命。學。以。其。幸。與。之。幸。與。
○。謂。亦。與。其。幸。與。之。幸。與。○。謂。亦。與。其。幸。與。之。幸。與。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 幾亭曰同民樂之後還須變淫哇之聲使歸和淡然後可以養德性感神人爲治者本末交養猶爲學者內外交脩也不然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

文王之圖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 周懸著曰句踐陽爲魏絳和戎之計而陰爲隨侯脩政之謀陽爲晉知罃繫囚之狀而陰爲夏少康生聚之圖陽爲鄭伯牽羊肉袒之虛文而陰爲秦人濟河焚舟之故事○滄柱曰樂天者保天下從來拈此題者其謬有四將天字看作蒼昊維皇不作天理看一誤也將保天下認作王天下解反云樂天者無意

讀困勉錄卷五孟子上

於保天下而不知仁者用心無念不欲保愛天下此二
誤也。題意是對交鄰說則保天下當指小國受庇言。泛
作黎民戴德講。此三誤也。又註中保天下之氣象。從仁
者寬弘惻怛上看來。實有其事。作者往往虛摹氣象。此
四誤也。○又曰。仁者不忍侵凌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
其安。便是保天下。時文泛言容保百姓者非。○又歷科
文徵評云。天字屬理言。註中明以自然合理貼樂天。而
作者必說到彼蒼上去。却於上文仁字不相相應矣。○
又曰。保天下自有實事。時文誤看註中氣象二字。動謂
事不必有以及之。而心有以及之。籠統寬泛極矣。豈知
兵爭不興。四方安靖。固有實義可發乎。○又曰。樂天畏
天。兩天字指理。畏天之威。却指上天言。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川晦曰。樂民之樂二句。四樂
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
在樂其樂是媚茲之應。時文泛作君民同樂套語。謬。○
滄柱曰。樂以天下句。總承樂民樂二句。以起末句王
字意。人皆知之。但天下二字。人多看錯。講到萬國九州
上去。雖似濶大。而題意反無著落。蒙引云。樂以天下。樂
不以一己也。天下二字。只對一己看。大概以及於民言。
或疑如此解。則單承樂民之樂。脫却民樂其樂。於註不
合。不知民樂其樂。非樂民之樂。不足致之。○用恂曰。以
天下。卽是上四句。非民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
熊伯甘曰。易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謂止惡於其初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陸翼王曰。明堂之說。諸儒紛紛不

一惟大戴記以爲天子之路寢。又以爲文王之廟者。近是蓋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依而立。若明堂位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爲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記者不察。以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謬矣。嚴陵方氏又從而推廣之。其說尤謬。乃大全復取之何耶。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章
所謂故國者章
湯放桀章
爲巨室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圍章 譚梁生曰。仁政作力行。穆公不能行仁政。不在暴而在慢。卽倉廩一事。直徵其慢。孟子之齊往來道鄒。而無意乎用穆公者以此。

滕小國也章

齊人將築薛章 熊伯甘曰。舊說滕無地可遷。不知戰國之世。滕地東南接於淮夷徐夷。當時必有甌脫地。饒薄人民少。爲諸侯之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黃陶庵曰。善之在今日爲業。善之在後世爲統。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魯平公將出章

人且少。幾。清。對。之。而。

之。世。細。對。東。南。之。水。

齊人沐。樂。為。章。

細小。因。出。章。

章。微。而。無。意。平。以。對。公。孫。丑。也。

不。非。暴。而。非。暴。則。合。與。一。中。以。對。其。

微。與。齊。國。章。一。章。樂。水。以。對。其。計。

齊人。對。燕。川。之。章。

齊人。對。燕。川。之。章。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幾亭曰孟子分王伯以心。司馬遷分王伯以事業。彼疑管仲不勉君以王。是反以尊周為小。代周為大也。○使仲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即是無思不服之道。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晚村曰。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煅煉愈精。○按晚村此論最是。又云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為酒所動耳。此論恐未是不動心似不指此。○譚梁生曰。北宮黝是荆軻聶政一

流孟施舍是藺相如毛遂一流。孟子先後同時多此習氣。○語類問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害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是矣。○按此與大全雲峰胡氏之說不同。○朱子文集卷四十九林子玉云伊川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概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可從否。朱子答云孟子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聲則在己在人皆如此也。○新安陳氏謂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

於氣是不養氣也。今坊刻大全有附纂黃氏洵饒一條云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條殊舛。愚前有持志知言是一件之說亦因此而誤。甲寅十一月廿一看語類記。○按語類曰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又曰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

按上二條則朱子之意却不是將持志知言看作一串。○朱子或問云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氣所以防於外也。○後論集義亦以持志爲敬。○論語好仁章語類云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率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足。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氣之動志有顯與抗者有陰爲移者有志隨氣而委靡者有志隨氣而躁率者。辛酉。○滄柱曰有看志壹句在好一邊氣壹句在不好一邊者此彭山季氏之說也。有看二句皆兼好不好兩邊者此虛齋蔡氏之說也。玩朱子語錄源清流清及流壅源濁之說則知兩句皆當就不好處說。○愚謂只依蔡氏爲是。○志氣

俱兼善惡。王前席志壹兩句文曰其爲既持之志與則其壹也。惟知禮義之可安其爲未持之志與則其壹也。亦惟知嗜欲之可樂其爲得養之氣與則其壹也。有哲謀肅入之符其爲失養之氣與則其壹也。亦有惰慢邪僻之素本朱子源頭下流之說而筆足以發之言下了然。○語類曰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卽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又曰養氣一尊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上面從黜舍說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語類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又曰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滄柱曰至大至剛浩然

之體。乃體段之體。猶云模樣耳。時文未言用而先言體。看作體用之體。豈知體段中兼體用在內乎。一病也。下句直養是工夫。塞天地是剛大之量。非指效驗言也。時文未言效而先言體。將塞天地看作效。豈下文正意乎。一病也。後節配道義。正見其剛大。蓋剛大之氣實有理。在。特此處指本來者說。後節指養成者說。時文混講剛大。不知氣中有理者。與下文不相關。一病也。○程氏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見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二說相牴牾。朱子語類曰。明道說得似乎有理。伊川爲人執。便道先見無此言也。○摘訓曰。剛大是狀出那。

原來底體段。塞天地是狀出那。後來底體段。總是一箇浩然之氣。○汪貞甫曰。塞於天地。卽博厚高明參贊化育之意。○塞天地有何功不立。何業不垂。創革惟我之意。與首節行道相應。○甲辰熊飛渭講塞天地云。養其大而大者常運於天地之中。養其剛而剛者常伸乎天地之內。○滄柱曰。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之。下節特申明上文耳。○語類曰。李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按雲峰胡氏云。合卽延平一滾出來之意。卽延平襯貼起來之意。最明。蒙引以爲誤。而謂延平所謂襯貼實兼合而有助意。此謬也。想蒙引未曾細玩語類。

○語類又曰配義與道。如人能弘道。○道義語類有一條。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分看存疑。主之有一條。以統體一事分看。蒙引主之大全。則二條兼收。今按集註。則前一條爲正。○人疑塞天地者。道義耳。豈知道義能依氣而立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皆是無氣之故。○道義塞天地。能不藉勢位而不能不藉氣。○熊飛涓講。無是餒也。云無至大者。而聖賢之功或不勝其虧乏。無至剛者。而忠孝之概。或不勝其頹靡。○滄柱云。上節言氣之體段。猶言模樣耳。非竟與下節分配一體一用。有存發動靜之別也。○孟子謂氣配道義。塞天地。告子未必不以爲然。但告子則以爲是可以守吾心而自得之。猶陽明之講良知作用也。故孟子又

歸本於集義。見此配道義塞天地之氣。非空空守其心者可坐致也。丁巳七月虎丘梅花樓○讀書記朱子曰

集義只是無事不求箇是而已。○附摘訓曰。楊震之畏四知。司馬光之腳踏實地。趙抃之事必告天。爲養氣入門之典案也。○黃勉齋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然。泉始達。擴而充之耳。○讀書記程子曰。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張子曰。惟直內。則浩然之氣當處生。李實之疑其太快。以爲欠却集義工夫。公晦答曰。程張二說。皆未及集義。然苟能一日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象自別。但孟子之意。却主集義而言耳。○朱子集五十二卷。吳伯豐曰。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奪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襲。真告子之見也。朱子曰。得之。○語類

曰襲。謂如纔得行一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義襲不是假託。只是真心要行義。但不能積累於平日。而欲振作於一旦。甲寅七月○滄柱曰。義襲而取。正是告子與孟子相反處。下文助長。是義襲之證。即是告子之病。蓋義襲即所謂勿求。勿求即所謂不善養。○心能制氣。必不能以有慊之心制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壬戌九月初三○語類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著力得。○又曰。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蒙引云。養氣工夫。只在義上著力。不

在氣上著力。氣上著力。便是助長。陳明卿引入大全內。於中間增一句云。便是暴氣。此一句。增得最好。如此方見暴氣。即是助長。○滄柱曰。上句言事不言心。而心在事中。下句言心不言事。而事在心中。○又曰。有事。是養氣之丹頭。勿正勿忘勿助長。乃養氣之火候。此陽明說也。與集註分兩截之說不符。○愚謂集義是丹頭。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是火候。○性理存養內。朱子論程子之意云。必有事而心勿正勿忘勿助長。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按朱子或問中。以持志為居敬。則此又是言持志矣。壬申九月四日○黃陶菴曰。志之所存者。義也。道也。○又講勿正云。天地可塞也。勿計其何時而塞也。道義可配也。勿計其何日而配也。○壬辰張永祺曰。

守之者徒恃爲一往之私暴之者卒受其紛紜之累○
附語類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
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
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
是如此剛果決裂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的
終不濟事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的人看殊不知顏
子乃是大勇只是他剛果得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
力的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
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
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
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
工如顏子聖人也○幾亭曰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

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蔽非昏然無見
乃偏見之人也○語類曰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
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
必窮也○汪貞甫曰蔽陷離窮則無帥氣之志不曾濬
得源頭活水何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害政害事固是
必然孟子知言一空蔽陷離窮之障則是先濬不涸之
源自然其出無窮塞天地配道義○按汪此段卽所謂
志壹動氣也可見知言尤急○語類曰楊墨自有楊墨
底波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波淫邪遁申韓自有申
韓底波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波淫邪
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
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

謂崖異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汪貞甫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句正况知言之不易。○用晦曰。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卽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語類曰。具體而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顏子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汪貞甫曰。伯夷伊尹孔子。同是居仁由義。其有異者。欲障易除。理障難除耳。伯夷之清。政教未免以嚴明傷其渾厚。充類至盡。究必不能保合太和矣。伊尹之任政教。未免以奮迅凌其節度。充類至盡。究必不能各正性命矣。惟孔子之時。政教必是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篤恭而平。○愚按克己猶易。復禮甚難。告子之病。亦是知克己而不能復禮。○癸丑六月。○汪貞甫曰。願學孔子一段。是寫不動心進步。不是敘不動心來。歷丑不知心性之全。見知言養氣如此。遂以既聖稱之。不知浩然之氣。是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由是而造至自然。方是大而化之之聖。賢堯舜過百王之孔子是也。孔子是知之至而行之盡。與集大成章正好參看。○滄柱曰。三賢知聖一節。闕一節。舉堯舜見孔子。異於帝。舉百王見孔子。異於王。說到生民以來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帝王師相俱不能及。○滄柱曰。存疑謂夫子斟酌四代之禮樂。作春秋以寓王法。則其政之所設施。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此與蒙引相同。皆是從本文外推開一步。看若本

文見其禮二句緊照下百王如何遠兼孔子說○用晦
曰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反說
包有孔子在內此種俗解惑亂後學不小○摘訓曰豈
惟民哉只就民說尚未比到聖人上言豈惟民與民為
類哉正是起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句而先以四句作比
例耳蒙引存疑似是以民起物言豈惟聖人之於民相
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是於首句中自添出聖人字
來而下文聖人之句反失之贅了

以力假仁者霸章語類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
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仁則榮章用晦曰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駟之流
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蓋

子此言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附仇滄柱曰從來看鳴鴉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
鳴鴉乃居東所作此時尚未東征也居東乃避位歸魯
在前二年東征乃奉王討叛在後三年自孔氏書傳於
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
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說自蔡傳以居東為避居
東都以罪人斯得為知流言之為管蔡而周公心迹始
白茅鹿門謂居東是反而居魯如漢之罷相歸國鄒肇
敏謂罪人斯得至此得其主名非謂伏辜就戮也據此
則知詩傳謂既誅管叔始作鳴鴉者誤無疑矣至此詩
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為武庚煽惑而人其械中
耳若云因流言曖昧遽推刃同氣何異六月四日喋血

禁門者乎。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朱子有金縢說，見文集卷六十五，亦主孔氏之說，與詩傳同。而蔡九峰則力闢孔氏，蓋心之所不安，不敢輕徇其師說也。

尊賢使能章。王前席首節文曰：尊非徒式廬請教已也。使非徒備員充位已也。○看尊使最精切。○滄柱曰：設夫里所以重農，捐夫里不至病末。此法不講，遂至農與末交困矣。○註引周禮以証夫里之布，其實周禮亦不足信。蓋宅不種桑麻，而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而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以游手失業之貧民，而重征并集於一身，不徒罰之，適以斃之矣。

解周禮者，又謂先王惡游惰，故重懲之，是何視先王之法，刻急苛暴一至此乎？故知周禮一書，斷係後世偽託者，必不足信。若孟子所云無夫里者，大抵因戰國時既取廩，又取夫里之布，橫征已甚，故欲悉蠲而去之。原不必援引周禮作證也。○即欲據證周禮，亦當據載師、閭師、夫布、里布並言。閭師謂凡無職事者，出夫布；載師謂宅不毛者，有里布；夫布即後世口率之稅；里布即後世門攤之稅；布乃泉布之布，即錢也。如此說，則夫布、里布，不過口率、門攤等稅，所取猶輕，所應亦易，且以寓懲戒惰民之意，容或有之。朱子引及里布，而以夫稅對言，亦一時偶末之檢耳。○上文兩廩字，指廩稅言，此節一廩字，指廩居言，上是市廩，此是民廩。市廩以處商賈，乃王宮

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廛以處百工。及遠方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左右三區者。蓋國中居室亦如井田之法。畫爲九區。王宮居中。前爲朝。後爲市。左右各三區。居民雜處其間。故廛有不同。而取廛之法亦不同。朱子謂既賦其市地之廛。亦承上文而言。是戰國時概取廛稅也。其實本文廛字。例照上文耕字市字。只當作實字看。不當作活字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語類曰。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說人皆有不忍。便見殘忍刻薄。乃吾生所本無。○章首人皆有三字。須得孟子指點當時意。蓋當時諸侯王千思百計。求王天下而不得。而不知此一點不忍

人之心。乃王天下之本也。是人皆有者也。奈何舍近而求遠乎。○熊伯甘曰。雖以先王之道望人君。亦以望學者。致主堯舜也。○語類曰。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底仁。有一箇大底仁。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又曰。如陰陽之閒。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

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熊伯甘曰。四端如地底生芽。如雲開漏日。○語類又曰。孟子此一章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又曰。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捍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語類有一條云。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的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

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又有一條云。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此二條須理會其合一處。

矢人豈不仁於兩人哉。章末節乃為仁由己之意。重在己字。內含天德王道。如射之內志正而外體直。壬申四月十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天下最樂之事。或偶一為之。而未必終身為之。或終身為之。而未必不偶一易之。獨舜之取善不然。○摘訓曰。不可以莫大及有大相應。前以公善為大。是大於由禹。此以兼善為大。又是自家善之大處。乃因前面之大。另推出一層大也。不必又纏。

由禹了。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摘訓曰：坐於塗則爲所汙，坐於炭則爲所蒸。○又曰：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上諸侯來如何泛說。○又曰：不差，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爲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亦是一節深一節。○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則非調停摸稜一輩矣。抑非和光同塵一輩矣。○語類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此弊矣。○按語類則知時文云：夷非隘，學夷便至隘，惠非不恭，學惠便至不恭，其說非矣。又有謂在夷不妨

隘，在惠不妨不恭，非隘不成爲夷，非不恭不成爲惠，其說皆非。仇滄柱曰：向作是題，多周旋夷惠語，豈知本文明說箇隘不恭，何必曲爲之諱耶。○夷惠只是偏，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已未。○王前席文曰：君子非能中立於夷惠之間也。君子非必求異於夷惠之外也。如此講，不由便可想見時中家法。

慙見劫中寒也
問也吾子非也... 此敗此辯不由...
以明也... ○王... 吾子非... 命中立...
然則... 百世之... 此章註其...
用... 不恭... 必曲... 也... 豈... 本...
...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幾亭曰破敵在奪險奪險在得鄉導
拒敵在據險據險在絕奸細奸細鄉導一也不為彼用
則為我用也戰守之事雖多以明地勢知敵情為其大
端
孟子將朝王章 摘訓曰蒙引說不得已甚無謂存疑為
是蓋宿於其家則託疾之意轉於仲子而庶幾得明於
景子因於其臣而庶幾得達於其君耳向使仲子能以
此直達於問疾之人則孟子可以不為景丑氏之宿矣
今日假節之心其即前日出弔之心乎○又曰輔世長
民平

前日於齊章

孟子之平陸章

孟子謂蚺盡曰章

孟子為卿於齊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摘訓曰有仕於此謂有出仕於此者語意與有人於此不同○齊非伐燕之人不是坐定他不是伐燕之人假使齊能如湯武則齊便是天吏便是伐燕之人矣孟子以伐燕為可即孔子討陳恆意但不是這樣伐耳若將齊非伐燕之人一句看呆了則此外秦楚三晉亦無一可者將起湯武於九京而後問子之之罪哉

燕人畔章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熊伯甘曰客有問壘潘二人優劣

余笑曰都是辣手但陟壘者站步高些眼光遠些冷熱兼收留些餘地在後邊游墻者逢人乞憐不嫌殘穢利盡則去又過別船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沙隨程氏以授室為師命朱子文集

五十二卷答吳伯豐已辨其非

以告滕世子者亦此意也。○王前席文中比起云。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學也。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治也。○言性為學術治功之本領。方見孟子不是迂談。體認最切。

滕定公薨章。摘訓曰。孔子之言有三層意。先之。指歆粥二句說。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以其能先之也。然先之如何便莫敢不哀。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上有好者如何便下必有甚。蓋君子之德云云。

滕文公問為國章。譚梁生曰。疆為善。力行公田。經界也。力行公田。以許行陳相之言徵之。孟子歿後二十餘年。滕至公丘始亡於秦。孔子當三桓而魯不為齊晉。孟子當七雄而滕不為齊楚。此見聖賢之益人國。○滄柱曰。

恭儉以持身言。禮下二句以處物言。故朱註承恭儉說。到此二句各加則能以三字。便見當作兩層看。時文將禮制二項作恭儉之實者。與註不合。○又曰。禮下包下文世祿圭用等項。取民有制。包下文貢助野國等項。時文預侵下意者。若無餘地。別取他意者。又非本旨。○按恭儉節蒙引有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前說為長。吳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禮。下句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的源頭。以起下文。如俗說惟有實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此。亦是王蒙引前說。然實德善政字面二說內俱可用。震川文亦王蒙引前說。亦用此字面。○幾亭曰。陽虎二言豈惟不識仁。殆亦不識富。○譚梁生曰。五

十七七十百畝之不同者。非夏后氏一畝澮溝洫。殷人又
一畝澮溝洫。周人又一畝澮溝洫。於地道水脉。代有紛
更也。○語類曰。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蓋溝洫廬
舍成之亦難。自五十而改爲七十。七十而改爲百。遞相
增補。豈不大擾。如此則非三代之制。乃王莽之制矣。禮
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歎人說話。○夏先王猶
是貢。而頌聲作者。想其省耕省斂。別有法以濟其窮。○
觀世祿。則成跡猶存。觀公田。則遺文可據。丙辰錢三錫
作如是。○當時游士盛行。諸侯未必盡行。世祿想惟滕
行之耳。壬申五月閩程宜詮文識○用晦曰。每見人云。
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
公以狙公賦芋。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陳

介眉講公田節云。助止對貢說。不兼對徹說。以徹卽是
助也。今人每以漏徹爲疑。多緣說約講章有徹內無公
田一句。所誤。愚謂說約未嘗誤。但講得未明耳。○己未
丁珊庠者。養也。三句文云。天下之風俗出於學。風俗無
久而不做。聖人曰。吾於學正之。天下之氣化始於鄉。氣
化無久而不偏。聖人曰。吾於鄉之學。移之。同一教而庠
序校遞變。猶之同一養而貢助徹遞變。○夏曰校。四句
不必在異。同上支離。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
有國學。○涂柱曰。天子諸侯各有國學。則同處亦具兩
意。三代無不重學之天子。亦無不重學之諸侯。○川晦
曰。正義本無重國學意。共字別無意旨。若云重學而共
則下皆字說不去矣。○己未顧鍾曰。彼釋雍類宮。亦後

世增加之號耳。而當年則直謂之學。東膠西序亦時偶分之名耳。而當年則統謂之學。○順治壬辰邵伯胤曰。鄉學教天下之愚蒙。國學聚天下之賢智。鄉學由農而入。士國學由士而入。官。○摘訓曰。死徙無出鄉。五句散。散乎說。則百姓親睦尚在此外。若把親睦捲上文。便首二句說不去。或謂死徙無出鄉。以鄉田同井也。惟鄉田同井。則相友相助相扶持而親睦矣。覺與本文口氣不類。○譚梁生曰。學校未設。人倫未明。而井地可先明之。小民未親。而井地可先親之。○摘訓曰。方里二句。是井田形體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井田形體之細目。○用晦講潤澤云。是局外人爲局中人語。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熊伯甘曰。許行並耕其儉而兼愛。是墨子一流。○摘訓曰。古語有云。天下之人。或有爲大人而勞心者焉。或有爲小人而勞力者焉。各因分以盡其事。初未嘗有以相兼也。然於不相兼之中。而實有相濟之利。蓋勞心者云云。至食於人。○錢爾載云。淪是合衆水以厚其力。排是束水使不他適。以分其力。此二者。如潘季馴之以水刷沙是也。○辛未房書曰。治天下者之不必並耕。論其體也。非論其勢也。使禹而得耕。亦必不耕。而况乎勢不能也。○上古渾噩之氣。亦足錮其天性。非聖人不能發之。後世嗜欲之多。遂至汨其天良。非聖人不能防之。○又辛未房書曰。教以醇朴爲體。教以明備爲用。○羅店施麟瑞以良民莠民中材分勞。

者勞之三句甚好。○滄柱曰：時解將憂民句總縮上治水明農者於上面文氣固不合，且亦未知而暇耕乎句緊與雖欲耕得乎各有結語也。○摘訓曰：爲天下得人泛說，註雖指出堯舜，然有一若字，乃就而比例之辭。以天下與人亦泛說，是把這件極難底事來相形耳。如爵祿白刃，比例中庸一般。○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可見得人所關者大，所以得人爲難。此節是於仁上見出箇得人之難來。方於難上見出箇堯舜之憂來。存疑先於前三句仁上說憂，則遺了難的意思。後於末二句難上又說仁，則背了憂的意思。斷從蒙引爲是。題若只出三句，則始從存疑前說。○史蓮勺曰：暴與濯不同。如何說得到編編上去。大凡白不得到極白處，只因多陰伏

之氣耳。惟秋陽始暴得盡，故秋陽之暴其白更潔於濯。○陳介眉講秋陽句曰：但恐欲去而理猶未昭，外醇而中猶未實。○視聽言動仕止久速外，別無江漢秋陽墨者夷之章。摘訓曰：蓋字從一本來，言吾所謂一本者，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熊伯甘曰：他日過之，是往復徘徊，不是漫然偶過。

將師不見其樂... 墨者夷之章... 中餘未實... 之於民... 暴其白... 氣... 野...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下三句言其所守之大。○語類曰居廣居以下。是既有

浩然之氣方能如此。

周霄問曰章。摘訓曰圓孔曰穴長縫曰隙。

彭更問曰章。熊伯甘曰車從傳食實起於戰國招致賓

客世主以得士為榮原非盛古之道。孟子生當是時志

在行道不忍獨善川巖勢不得不傳食。孟子得辭受之

正。彭更貴取與之嚴其說亦可謂起予。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 語類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
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
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
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戴盈之曰什一章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摘訓曰一治一亂雖是兩平說
意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言不幸處其
亂而坐視之將無以撥亂為治而天下之生類滅矣○
又曰一治一亂是起語與他處一章之大指不同此乃
下數節之張本不可把那此一亂也此一治也來應這
一治一亂蓋下文通是明不得已也之意非明這一治

一亂也此一治一亂重在亂上彼之一治一亂却重在
治上而亂只做箇根因耳○愚按摘訓此條甚是又謂
此一治一亂通兼氣化人事彼之一亂與此同彼之一
治乃言聖人變更人事挽回氣化與此一治絕不相同
而以存疑所云孔孟一治俱關氣化前後通做一律看
者為非又以蒙引所云其治也常由人事挽回乎氣化
為欠了更張人事之失意此一段當再商之○摘訓曰
險阻句從掘地來鳥獸句從驅蛇龍來又總承水由地
中行說來向也地未掘而水為險阻蛇龍未驅而鳥獸
害人今也掘地而水由地中行則險阻既遠矣驅蛇龍
而水由地中行則鳥獸之害人者消矣○又曰壞宮室
棄田承上文暴君來即暴君害民之事細分之則堯舜

既沒三句爲一項。此時只有暴君之害。尙未有邪說暴
行也。壞宮室四句又爲一項。此時只有汙池園囿之害。
尙未有禽獸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澆風相扇。世道日汙。
而詖淫邪遁之說。遊俠悖亂之行。又作於下矣。有園囿
則沛多而禽獸至。有汙池則澤多而禽獸至矣。人害物
害。以漸而深也。蒙引以邪說暴行通上下言。存疑。又專
指園囿汙池說。俱未是。○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秦檜
謂六經可說不可行。皆邪說之尤也。○摘訓曰。邪說暴
行有作。與上文又作不同。又作。從暴君代作說來。此有
作。從周公一治說來。孔子懼。懼弑君弑父之亂。無窮已
之時也。○史遷謂著書多因憤鬱。彼自道其胸臆耳。何
如孟子此章一懼字乎。周公立言之多。亦是由懼而生。

昌黎謂愁苦之音易好。亦是史遷見識。○摘訓曰。孔子
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二句。其意爲
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懼作春秋。然其
作春秋也。豈孔子之不得已哉。春秋爲天子之事。而天下
後世又未必皆知我之人。夫子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
避其嫌。明知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大有不得已
於此者矣。或謂知我。則君子有所恃而爲善。罪我。則小
人有所畏而不爲惡。此爲一治。此說非是。旣罪我。如何
是有罪。畏况知我罪我。辭雖兩平。意只重罪我一邊。○
又曰。不得已之意。三聖皆然。獨至孔子始發之者。語意
盡處。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此如不暇耕。只說禹與放
勳一般。○摘訓曰。楊氏六句。是指其道之非公明儀以

下是也。其害之大。○又曰儀原以肉馬爲獸。以肉馬致民之飢餓。爲宰獸食人。孟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爲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爲宰獸食人。○又曰則宰獸食人是應公明儀之語。人將相食。又是因公明儀之言。再推一步說也。註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是解宰獸食人。而大亂將起。此是解人將相食。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熊伯甘曰。仲子蓋亦楊子之流。○呂叔簡曰。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世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鹿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事。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

哉。使天下而者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王心齋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弑父與君。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王心齋曰。此以重也。當此其流至矣。除艾與君
始於天下。而皆如也。非且不保。其良矣。此樂平。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辛未房書先王之法。上體天道。下察民情。
舉其大綱。核其條目。不留一可憾之處。不遺一可議之
端。○晚村謂不是。錫了後方去繼。此恐不是。○摘
訓曰。上是君。下與君子是臣。朝是朝廷之上。工是各衙
門之中。無法守。是法度紊亂。無所遵守。若說放縱而不
守法。則與犯義相礙。君子若兼指君說。則犯義又與無
道揆相礙矣。○語類曰。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
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
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
責善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

向而細密著工夫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聖人人倫之至。語意與中庸道不

遠人不同。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

平庸。只要說得聖人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大意重在

盡聖始能盡倫。不重在全倫。即以全聖。癸丑六月○用

晦亦云。聖不過人倫。是餘意。○用晦曰。解至字。當緊貼

下文仁字。○按須以無私當理立說。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語類曰。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

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

人有恆言章

為政不難章。摘訓曰。德是德澤。教是教化。此即首句所

謂政也。○春秋之世。巨室之權太重。戰國之世。巨室之

權太輕。孟子此言。蓋亦鑒於策士之弊。而思鎮之以巨

室歟。丁巳七月虎丘

天下有道章。呂叔簡曰。明義理易。識時勢難。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用晦曰。與聚勿施。須說得醇細。不

入驩虞作川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大全辨曰。哀哉二字。自是兼

暴棄說。雙峰專屬自棄。特泥首節仁義二字耳。小註朱

子云。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未嘗

分暴棄作兩頭說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道在爾。見不可措意六合之廣。而

忽門內之行事在易。見不可馳。思聖神之譽。而畧子弟之職。壬申七月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用晦曰。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卽接至誠二字。是卽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

伯夷辟紂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幾亭曰。田野治則有慶。所謂治者。指井內之田。其井外之餘地。留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久而能不廢。自李愷始盡地力。至商鞅遂廢阡陌。蓋平其空土。悉以爲田。貪目前之近利。而不知土無堆積之所。必漸夷而入於溝洫。水道漸塞。則蓄洩無權。而土之

長利失矣。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章。熊伯甘曰。此王何之辨。天人之隔。凡富國強兵之道。夫未有不依傍好題目。行些好政事。而可恣睢暴戾爲之者。只是不曾有愛人如己之真。此不侮不奪。要看得細。如術數籠絡。設令役貧。卽侮趨時輕重。違時徵發。卽奪。孟子學問。精義入神。每以性天印經濟。不爲聲音笑貌之恭儉。莫作外篇看過。○幾亭謂漢文却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一誠一僞。然文帝以此垂訓。孝武猶求天馬而開大宛。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教子章

事孰為大章

人不足與適也章 幾亭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逆進士而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寶儀見藝祖岸幘不肯進見藝祖自是對近臣必冠帶是心由事格也○又曰平居則培養於未發伊訓丹書之倫是也遇事則指點於已發彤日旅葵之倫是也○人臣有格非挽否見幾三樣

有不虞之譽章 毀譽有因乎我之顯晦者有因乎世之好惡者又有因乎形迹之近似者皆不可為據 甲子十一月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不孝有三章

仁之實章 語類曰仁之實數句某煞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言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仇云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川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又云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為重時文多作辨明仁義說似未得旨○又云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下文智禮樂亦即在孝弟中做出初非有加於仁義之外時

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竟。似。看。得。智。禮。樂。在。仁。義。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也。○又。云。節。文。二。字。通。義。程。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註。用。節。文。二。字。陳。北。溪。亦。分。貼。無。過。不。及。此。皆。先。儒。相。因。不。察。耳。朱。子。謂。節。是。等。級。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饒。氏。說。亦。相。同。蒙。引。又。謂。節。文。是。整。齊。而。有。華。采。世。業。云。節。是。有。箇。品。節。可。循。如。昏。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卽。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底。文。章。不。至。直。率。粗。鹵。是。也。二。者。本。不。相。離。愚。於。會。解。以。節。字。兼。無。過。不。及。言。文。卽。在。無。過。不。及。上。做。得。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尤。覺。理。足。○語。類。顏。淵。喟。然。章。

曰。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摘。訓。曰。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會。比。到。音。樂。上。言。樂。別。樣。事。爲。樂。之。華。樂。斯。二。者。方。爲。樂。之。實。不。可。云。聲。容。爲。樂。之。華。樂。斯。二。者。爲。樂。之。實。○又。曰。樂。之。實。只。到。樂。斯。二。者。住。以。下。又。是。從。樂。斯。二。者。上。說。了。不。可。把。下。文。通。做。樂。之。實。看。○語。類。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葉。葉。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涓。涓。流。將。去。○語。類。曰。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

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矣。云云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摘訓曰。天下化。天下定。正與天下悅相形說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悅者有所不屑。其終也。天下亦皆化而且定。則悅而歸已。益無足言矣。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曰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熊伯甘曰。向好一邊人下砭。硜硜信果。亦

是禮義只未到

中也。養不中章。熊伯甘曰：棄不是從頭就棄他，只爲責之太驟，而舍之太劇，欠養之工夫。

人有不爲也章。此不爲，卽行已有恥，存疑講論語如是。言人之不善章。

仲尼不爲己甚章。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己未張光身曰：自有一必信之意，則堅執其說而不疑，而一議偶乖，遂以滋學術人心之大害。自挾一必果之意，則自逞其見而莫返，而一事偶誤，遂以致民風世教之隱憂。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用晦曰：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

○愚按此節口氣與仁之實章一樣。○讀書記曰：按呂氏以赤子之心爲未發，程子爲發而未遠乎道，朱子曰：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有未發處。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摘訓曰：深造以道，是自得的工夫。欲其自得，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得字從深造來，自字從以道來，非深造則不能得，非以道則又不能自得，不能得則無可居，無可資，無可取矣。然不能自得，則又居之未必安，資之未必深，取之未必逢原也。此又是推原所以欲其自得之故。深造以道，滄柱謂時文俱作既深造矣，而又以道截作兩層，不是。愚謂作兩層說不妨，但不可云始而深造，後復以道，判作兩時耳。○又曰：自得之

以下會其意猶云自得之則是安資深而逢原矣如中庸徵則悠遠博厚高明一般○滄柱曰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時文多不體點題中數箇之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為居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應用不窮者為資深理得於心而觸處洞然泛應曲當者為左右逢原○用晦曰若於自得外更求安深逢原便是鈍漢但竟把自得二字一齊抹却亦非要知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語類曰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

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

博學而詳說之章 幾亭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講法

如何孟子發揮出來有箇詳說有箇反說

以善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摘訓曰原泉作一頭下文作三項

說混混不舍晝夜是不已盈科而後進是漸進放乎四海是以至於極○聲聞二字也不要十分看壞了世間有一種寡廉鮮恥之人連聲聞也不要的這箇不足論了有一種偶然得名或無心而得或粧飾而得胸中却無真實學問這叫做過情此亦因世衰無人天下見一近似者便翕然稱之耳 壬申四月十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用晦曰。幾希二字。前輩謂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作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些子。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又云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總註憂勤惕厲。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幾亭曰。諸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語類曰。明庶物。察人倫。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

閒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又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又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卽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又問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學。○大舜精察。與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禹惡旨酒章。摘訓曰。敷求哲人。而帝臣不蔽。賢如仲虺。則出自奚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則出自莘野之微可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此章只當依註。滄柱所引魯齋王氏之說不可從。○韓元少曰。平之不能為宣也。不特亡宣之詩。并亡幽之詩。何也。幽之詩。刺議怨誹。猶與王者相責也。而平之詩。止自道其感遇之無聊。泣嗟之何及。若曰已矣。無為復望矣。故君子以為迹熄而詩亡。○用晦曰。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為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為巧。亦好奇之過。○楊大雅講詩亡云。詩者先王所以維持一世之人心也。詩亡而天下之禍中於人心矣。為善者既不蒙賞。而又不稱道於當世之人。則何以為鼓舞之術。為惡者既不受誅。而又不身受夫清議之辱。則何以

為警戒之方。○按此最明。但其講詩亡不主雅亡說。非註意耳。○愚謂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憑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西十一月廿六日。楊大雅作記此。○補註曰。義字。單事文三項說其事。則齊桓管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則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語類曰。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物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

用夫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

逢蒙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語類曰此一章專主智言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滄柱曰依程註此章專爲智而發蓋小智之人務爲穿鑿而不順其自然因以性之自然者明之通章大意皆是說性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用晦曰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却。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孟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

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愚按此章用晦說與仇滄柱說不同。○仇滄柱自雲峰胡氏以五性有智爲說劉上玉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如吾性中有智云云予每閱此苦於書旨不清及觀淺說過到此節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能喚起行所無事句劉氏說約不及顧氏原本而近日紛紛增減致使萬曆年間陋說仍混入其中殊爲可惡。○熊伯甘曰如龍門之鑿亦是水勢至此利在必通鑿乎所不得不鑿如人變化氣質之偏處仍只可云利不可云鑿。○尚書副罪曰在幾衡固非謂歲久易溼亦不專主歲差說蓋歲差本是常度曆家亦有常法此何須察正恐歲差之外更有差池。○張希良石虹評姚士藹

言性章舉云。集註。圈外引程子之言。此章為智而發。作文者提出智字。凌駕得勢。固見手法。然孟子之言。自有次第。從言性。遞入智字。亦未嘗不是。初非有所乖謬也。何選一見不提智字者。使以為脫却智字。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也。方珪員璧。因勢而成。奈何欲強之使出於一轍乎。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摘訓曰。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所存主也。與末篇存其心不同。仁禮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把以仁禮存心。說到本原上去。○語類亦云。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張子厚言。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

容但哀矜而已。○摘訓曰。是故君子二句。且虛說下文。方詳言之。乃若所憂則有之作。一頭舜人也。以下正是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作一頭非仁無為以下。正是所患則亡矣。○語類曰。舜人也。六句。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禹稷當平世章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摘訓曰。三箇不顧父母之養。要分別。情四肢。則不能顧。博奕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曾子居武城章

王使人瞞夫子章。摘訓曰。果有以異於人乎。不與瞞夫子相接。乃儲子自以其意問也。至客何以異於人哉。又

不止在動靜語默上說矣。○按蒙引以果有句接瞞夫子講與摘訓不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當時雞鳴狗盜之徒皆為上客。如齊人一輩與富貴往來者不少。故齊人終日妄想。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上
舜往於田章。摘訓曰：供為子職。緊跟著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也。存疑於供為子職上加亦惟二字。未是。○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恕字看。與父母二句一反一正。存疑摘訓俱作不恕看。與下二句俱正說孝子之心。摘訓尤妥。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語類曰：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熊伯甘曰：古者侯國必有天子之老，亦所以曲全親勳之意也。漢立傅相，惜其權太卑耳。

語云：盛德之士章。語類曰：以意逆志，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又曰：此句最好，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自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孝子四句，王前席文起講云：今夫父子之間，恒人每不及聖人之事，聖人亦不外恒人之情，一語便足破盡戚丘

之說。○癸丑祝翼權曰：尊其親矣，而或功德所觀不逮親存，則雖尊之於園丘，尊之於明堂，固何如娛父母以玉食之奉，而躬介壽於其旁也。○孝子之至節，口氣與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一樣。自樊遲咸丘蒙言之，則知便妨仁為天子便妨孝，自孔孟言之，則知正所以成仁為天子，正所以成其孝也。○癸丑五月。○永言孝思，蓋云武也，極尊親之至，而猶然孝思之不忘，則舜雖極尊親之至，其心正如此也，無論文不及身，榮賤不與知，猶兩聖人，有餘痛焉，即使無以復加，聖人之心，豈以為是足以答吾親，而又安有臣父之理耶。○辛巳五月。○熊伯甘曰：制令者父，而幹旋在子，非父不得子，而何巧語穢案，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孟子此章言天處似從書天惟式教
我用休來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觀益之避知夏德之不衰蓋
益之避由禹之薦而啓欲成父之志也使禹有私天下
之心則益何必避益之避禹之薦兩聖人止盡人事而
已天意非所知也 庚申閏屏仲文記此 ○董思白曰丹
朱之傲不必如末世凶德當由輕世肆志不肯以天下
爲桎梏想當日洗耳赴淵之流有此學術而濫觴於莊
生橫決於稽阮 ○語類問外丙一年仲壬四年先生兩
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
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卽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
此却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

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
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
不必深考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語類朱子問如何是伊尹
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
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
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
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
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又曰龜山
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
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

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閒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語類曰。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又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看伊尹之任者。當看其前之不輕進。與後之速退。幾亭曰。治且不肯輕進。况亂乎。亂亦進。全於五就桀見之。欲為湯化桀也。○又曰。樂道者。格君心而速去。不學無術者。威震主而久居。○辛未喀爾喀全章文云。詳元聖之出。以天道正天下者也。

未云不為割烹。不足辨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摘訓曰。進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孔子之為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唯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兩决之於己。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在天者也。蒙引存疑。把下句作推原說。未是。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馬世俊而謂賢者為之乎。文。晚村評曰。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國子欲為君者。不論篡弒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為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

子一庄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為疑
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
辨疑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張侗初曰伊尹治亦進亂亦進不
受世界治亂轉旋直要轉旋世界治亂。○用晦曰自古
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三代以后聖人惟
明道文公為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語
類謂三子所以為聖者。即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
適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此即陽明精金之意。但陽明不
合以孔子為九千鎰耳。○又曰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
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
分清和之偏處耳。○用晦曰聖人所為。使於天理人心
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

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摘訓曰。第五節把四聖總斷。且宜平說到下節。方重在孔子上。○順治辛丑朱彝孔子之謂一句文云。吾觀於樂。有小成焉。有大成焉。○劉濂樂經元義云。堂上合止以金玉。堂下合止以柷。梧。古樂法也。後世以柷改用之堂上。誤矣。此未知何據。當查。○末節萬曆庚辰申瑤泉程講上二句云。孔子之聖智。吾得其全而又得其所以全矣。智譬則射者之巧也。聖譬則射者之力也。講下三句云。吾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此同室班爵祿也。章語類曰。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又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陵。北至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濶。豈止百里。○又曰。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草定。而未經施行也。○荆晦曰。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向以爲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亦未之思耳。○己未莊廷裕曰。成康之世。其人非有大功。未聞以畿內之地。獎其勤

勞者。非有大故。未聞以苑囿之興奪其賜地者。自平王以岐豐與秦襄王。以溫原賜晉。而周遂以弱。自蔦國之圃見取。詹父之田坐奪。而周遂以亂。○祝安道天子之卿一節。文主內外一體。說見先王公天下之心。謂內之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統馭之權。其勢親而不尊。等之以侯伯子男。尊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與蒲穀躬桓。有同貴。所以絕內臣觖望之私。外之侯伯子男。職任天子蕃宣。不獲入參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等之於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與股肱耳。目爲一體。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先王封建之初心。如是止矣。若夫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容心哉。此說甚是。順治己丑。劉國欽。又以

內外相制爲說。亦是利害上起見。○語類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又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又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摘訓曰。耕者之所獲。直到食九人。至五人。方才透出。非以下句一夫百畝。便爲所獲也。大意謂耕者之所收穫也。一夫皆百畝。宜若收穫皆同。然其百畝之糞。則農所由以不同。而所收穫亦不能無異矣。

敢問友章。摘訓曰。孟子本意。只是由大夫說到君。由小國說到大國。又由國君說到天子。則貴之極而不挾之

至矣。乃以貴爲等差。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過至舜
尙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
爲然也。雖天子亦有之。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己未。楊大鶴曰。冀道之行。則必有一途焉。以與天下相通。而不至重絕於天下。○愚按。不如此。便是欲充仲子之操矣。○譚梁生曰。孔子亦獵較。非孔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爲乘田時。職其事而不禁革其俗。○熊伯甘曰。四方魯之四境也。○語類曰。羣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滄柱講衛孝公。竟作出公看。仕非爲貧也。章。滄柱曰。艾子論此題。謂爲亂世之君子而言。最爲卓識。若重立朝而道不行。發論則前數節。

不幾贅語乎。士餬口一官。或見公卿祿祿。卽慷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有不可。○語類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如史記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范雎欲奪穰侯之位。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常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開破屋。敎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折下。雜然並脩。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

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誼胸次終是闊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熊伯甘曰景公豈不知招虞人當以皮冠蓋知其賢而欲以大夫待之也。然既知其賢即當顯擢在大夫之位乃未能即舉而仍令班在虞人。○按蒙引謂周道指刷之王道而言。摘訓取之。縱詩本意不如此。然斷章取義自不妨。○摘訓曰觀詩所云周道如底二句可以見義之為路也。觀詩所云君子所

履二句可以見君子之能由是路也。則禮之為門君子之能出入是門亦可并見矣。夫能由是路則必不為非義之往以自舍其所由之正。能出入是門則必不為非禮之往以自壞其出入之防。然則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豈不猶欲某人而閉之門哉。○又曰方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其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一鄉之善士章。滄柱曰此章見友善貴要其極而總以取友為主。首節是取友之盡於今。下節是取友之盡於古。合古今而皆在所友則取善始無遺量。要之根本又全在自己。故上言能為善士而后可以友善士。下言能尚論古人而后尚友古人。○晚村曰天下善士是頂

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又曰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詞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譚梁生曰萬章篇所與論列皆千古隱顯莫大遺事是以末後特與言誦詩讀書論世尚友此一篇之後小序也。

齊宣王問卿章

齊宣王問曰以具臣之論由是觀之則難之為國者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趙致道曰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熊伯甘曰告子曰性在天猶天生杞柳之質也。義在人猶人為栝櫨之器也。○陳大士首章文云告子以為吾絕性於仁義則性之權輕。性之權輕而人乃不恃乎天。吾絕仁義於性則教之權重。教之權重而人乃益趨於實。性猶湍水也章 熊伯甘曰孟子認性字直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伊川所謂儒者本天是也。釋氏本心然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如仁人心也是渾言之也。釋氏只從有身之後說起所以謂上天下地。

惟我獨尊。不認所繼者何處來。故一切謂心可作主。丟却命字言性字。而所云性者。依於心之覺而止。生之謂性章。語類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食色性也章。熊伯甘曰。告子說仁。因此心。故屬內。義屬彼物。故曰外。分明說失性而後有仁。失仁而後有義。○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語類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

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告子之意。謂卽以長之爲義。而長之之心。其權亦不在我。則仍是外。○語類曰。白馬之白也。二句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摘訓曰。然則犬之性。然則嗜炙。然則飲食。三箇然則字。皆同。蓋然謂如此也。卽指長楚人之長。四句說。言汝以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而謂之外如此。則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亦有外與。

何以謂義內也章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語類曰：言性三說。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蔡氏集疏論無善無不善之章。曰：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無狀。○熊伯甘曰：陽明所謂無善無惡之心之體者。特指血肉之心。是箇未受降的空殼子。○集疏又曰：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象。如何說得。亦須是就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按此段合太

極看。最妙。大全却截去。○熊伯甘曰：情之發得處。是才。在上節可以為處看出。才是好字。而故為不善者。謂之不才。○語類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賈聰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又曰：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楊而下。便止

論氣不論性了。○又曰：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問曰：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說，乃爲備耳。朱子答云：甚善。○摘訓曰：我固有之也，尚未是佳語。處正要起下文弗思耳矣。一句自仁義禮智以下，通是解非才之罪。存疑謂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耳矣。至節末是解非才之罪，誤分。○按達說亦與摘訓同。○外鑠之說，卽如杞柳之比，滴水之喻。富歲子弟多贅章。摘訓曰：所謂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

義也。果何以見之？蓋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語類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語類曰：日夜之

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語類曰：氣日襲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言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語類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

亦能生長。○語類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熊伯甘曰：幾希言其微，非言其少。與存之章幾希一般。以氣還心，不是心生於氣。○語類曰：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又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又曰：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又曰：苟得其養，四句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渺忽之間。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曰：夜氣之說，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又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

二語更無餘欠。○又曰：程子言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己。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一點撥過。○讀書記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用晦曰：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或問操心，楊龜山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按玩語類則孔子亦非虛說心。○語類曰：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何

配瞻云：山木章全無養氣以存心之義，平旦之氣只言其時氣方清明，未曾爲惡，不重在氣上。夜氣不足以存，只言夜之所息不勝日之所爲，又不足存其好惡之相近者，非并夜氣亡之也。夜氣猶之睡覺，惡人雖或魂夢撈攘，然謂并其睡覺亡之，則使人笑也。此等話頭，經朱子闢過，不知何緣復見之時文。呂晚村先生亦附會之，竊所未喻。○看來此處朱子原有兩樣說，有謂只當在旦晝理會，此不重在氣之說也。有謂譬如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此氣亦重之說也。其實兩說亦不相碍。夜氣清方能存得良心，旦晝操存方能夜氣清。旦晝不能操存，則夜氣昏而先亡；夜氣亡，則良心亦無以存。朱子之說原自一串。雲峰胡氏之通格，菴趙氏之纂疏，則似專

取後一說。覺軒蔡氏之集疏則似專取前一說。兩邊所採朱子之說多不相同。然覺軒却說得極明。謂真西山夜氣箴亦不妨有此理。然非孟子夜氣之本意也。玩此則朱子前後所說輕重自見。○西山集編內亦載夜氣箴。原云非孟子本意。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譚梁生曰。鴻爲大鳥。鵠爲小鳥。大小恍惚將至。乃見二心。

魚我所欲也章。摘訓曰。說箇萬鍾二字。此有意在。祿全萬鍾。乃辭受太節所在。非若微物可以輕易而受者矣。○用晦曰。彼赫燁者。無論矣。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卽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卽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卽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卽於方技求萬鍾。

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仁人心也章。讀書記第七卷。朱子曰。仁是無形迹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令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是放了。○大全辨曰。孟子爲人置仁言心。心雖存而實亡。故合仁於心。使心存而仁存。潛室乃謂恐人懸空討仁。故卽人心而言談。○熊伯甘曰。心與仁是一件血肉非人心。仁之惺惺者是心。義卽人路。則心之萬變不踰者是也。路卽心也。故下文但說箇心求放心卽存心也。○真西山云。仁如蓮實中所謂么荷者。○錢啟新曰。仁人心卽本體。義人路卽工夫。故

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語類曰：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卽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又曰：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的依舊收將轉來。明道說：聖賢手言云云，只是大槩說。○語類鄉黨篇總論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賀孫○語類曰：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何如。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可學問。舊看放心一段。

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又曰：明道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須看得不相碍，乃可。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須理會伊川語。○賀孫○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如洒掃應對進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

求放心賀孫 ○朱子答黃義剛云前輩敬字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答黃升卿云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卷十二 ○按存疑云大註蓋能如是以下俱不是。摘訓云註錯認求放心而反歸重在學問上。蓋因程子而誤也。此皆主黃勉齋之說而以註爲非者也。然不如蒙引說得好。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之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如此則勉齋之說與註未嘗不同。惟大全放心不收何者爲學問思辯一條。此屬朱子未定之說。甲寅二月 ○學錄通辯亦與存疑摘訓同。○讀書

記載朱子一條云孟子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此與勉齋之說不同。又有一條言如人治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亦然。○按胡氏通趙氏纂疏蔡氏集疏及集疏內所載黃氏並無此雙峯所引勉齋之說。當再查。○用晦曰心字從首節生來卽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文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有學問則心存不學

問則心放不放無定時亦無定處惟視學問之疏密而已。○生理四十五卷有朱子一條云。孔門只是教人求仁。詳其意。是以求放心為敬。以敬為求仁。看求放心亦同。蔡覺軒胡雲峰當詳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答李元翰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卷六十一答林德久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理也哉。

今有無名之指章

拱把之桐梓章

人之於身也章

釣是人也章。木鍾集曰。心為心。帥耳目口鼻四肢皆卒徒也。將帥明則士卒聽。但當責將帥耳。○用晦曰。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己亥王元士曰。天既與我之後。以耳目役心思也。聽之以心思役耳目也。聽之天與之。天不能為我立之也。○讀書記朱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撥立字。而曰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所謂思者。非泛然無統也。泛而無

統則思之亂也。不得謂心之官矣。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無事。則雖日與事物接。而心體無乎不在。斯則爲大人矣。南軒所重在思字。故朱子云云。○按讀書記二條。一似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一似以志帥氣。未歸一。○先立乎大。是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抑欲使以志帥氣乎。○語類謂先立乎大。云立者。卓然豎起此心。所謂敬以直內也。○用晦曰。孟子爲邪說。以禮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簷阜民安坐瞑目。

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
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
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
立其大耳

有天爵者章 滄柱曰大旨本為要人爵者而發不是為
高蹈一流人起見時文每於人爵句以貧賤驕人者翻
入殊非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章 熊伯甘曰度世心切天爵良貴以欣
之杯水萋稗以懼之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康熙壬子山西墨云不獨聞之
而不純者非熟即初純而偶聞者亦非熟不獨恆離而

偶合者非熟。即常合而忽離者亦非熟。又云一事偶為而忽有所阻焉。無論後事之難繼也。即以此為始事之衰。一意偶慎而他有所參焉。無論後念之未醇也。即以此為始念之漓。○又云望熟之心。是即不熟之所自起。羿之教人射章。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熊伯甘曰。任人重食色之性。亦是告子學問。蓋以禮為偽也。○又曰。說到欲食而不忍。紵欲色而不敢撻。惻隱羞惡之心。勃然發現。而食色非性矣。

曹交問曰章。摘訓曰。可以假館。乃假設之辭。倘或可以假館。則留。若不可以假館。則不留矣。

小弁章。用晦曰。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時文又謂所可恨者。小弁之詩怨。而太子未嘗怨。怨則可以不遷。怨則可以復國。怨字中有挽回妙用。古人意思。必如此發明得盡。○又曰。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

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虞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摘訓曰。這怨又是怨親。不可看做怨己之不得乎親。

宋程將之楚章

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熊伯甘曰。仁在全道。不在程功。○幾亭曰。魯所以滋削之故。正爲公儀休爲相。子思爲臣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精者也。其於平易近民。因時置宜之意。大抵疎邈。設令相子思而置休於坐鎮羽儀之地。魯其不日競乎。宋用王安石而亂。繼相司馬。不相伯淳。卒亦不振。故用不肖而亂。無惑也。用賢而

不振。大賢小賢。位置失宜故也。○又曰。公儀休不審何如人。觀其相魯而國滋弱。又不舉子思自代。識度猷爲亦畧見矣。至董生所稱出其妻事。尤爲不經。與孔子稱公甫文伯之母何其反耶。全書卷十二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用晦曰。周公節。只說周制深計。成強幹弱枝之勢。杜凌弱暴寡之憂。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畧私心。賈長沙衆建少力。非王道也。要摹寫是字之意。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義。才是儒者見本之言。

今之事君者曰章。摘訓曰。諸侯弊帛饗飧。作三項看。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無諸侯及幣帛饗飮也。然幣帛饗飮皆用之於諸侯者，但不可云無諸侯之幣帛饗飮。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摘訓曰：水逆行，且大槩言之，不是承鄰國爲壑說來。洪水也，却指禹時洪水說，不然。降水，洪水何別？又何用重言之？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錢紹文曰：因不亮而廢執者，其害猶淺。因不亮而誤執者，其害更深。此蓋如商鞅之偏於才而執介甫之偏於學而執也。又曰：不亮而安於無執者，其禍猶小。不亮而託於不必執者，其禍更大。此則如元祐之調停，胡廣之模稜，以及馮道之無恥，皆是也。古今天下所以多事者，皆由此輩。○滄柱曰：註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諒字單就小信言，此處兼有貞字意，知明

守固所以亮，即能執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幾亭曰：大智與邦無過，集衆思，大愚誤國無過，好自用。○又云：苟好善，宜急辯善。○周公吐哺，武侯集思。○尋常說此章，皆主相度說，是重在好字。陳臥子此章文，獨云：強智多聞之才，可以之於善，可以之於不善者也。強如商鞅，智如蘇秦，博如騶衍，天下以爲救時之良佐，以吾觀之，讒諂而諛之人耳。使果有真好善者，延攬而鼓舞之，何至使有用之才，皆化爲汗下之器哉！如此說，則重在善字，亦是一見。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舜發於畎畝之中，章須知唐堯生長富貴而兢業自持，亦是著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垂教萬世，亦是天降

大任。○用晦曰：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才全德備，稍有欠闕，定到墮坑落壑。教亦多術矣。章。摘訓曰：不屑之教，誨之字作於字用。若便作不屑之教說，就犯末句意了。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語類卷八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居柱曰：據程子之說是盡心，方能知性，則用功在盡心上。依朱子之說是盡心由於知性，則用功在知性上。然心雖有覺，苟不能知性，則心亦虛而無據。故當以朱子之說為主。○語類曰：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按語類又有一條云：某前以孟子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此一條恐未是。○語類又曰：盡

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又一條云。盡心只是意識。知性却是窮理。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汙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又一條云。盡心就見處。說二說不同。後一條是。○看來語錄中不執定一說處。最見朱子弘處。諸儒便不能如此。至大綱處。則斷不可移。又見朱子毅處。王申七月○讀書記載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先生沒後。諸儒有以能知性則能盡心。外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得之學。李道傳辯之曰。史官所斥。能知性則能

盡心為講之不精者。朱先生集註說也。舊說謂盡心則知性。前輩皆從之。而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獨得聖賢本心。史官顧以為講之不精何也。○用晦評癸丑韓菼墨曰。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却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猶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關宋儒性即理為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謝於道墨云。心本無體。自性以為體。試思一念未起之際。心於何處。使徒以冥寂守之。而心不可問矣。心有其用。因性以為用。試思衆事雜陳之時。心於何給。使徒以情識處之。而心愈

不可問矣。○用晦又評韓菼盡其心節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卽指心體。具衆理卽統性，應萬事卽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止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而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塲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

非聖賢之所爲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朱子文集卷五十六答鄭子上論盡心知性知天曰：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語類有一條云：先存心而後養性，有一條云：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性也。○讀書記載朱子一條云：心主乎性者，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語類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

會○壬戌七月在玉峰見錢啓新記曰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辨異端爲其亡滅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耳○又曰觀聽言動色色是禮使色色是仁孟子以根心生色指面盎背論所性亦此旨若舍視聽言動而懸空說仁舍面背四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爲兩物便是異端邪說○按啟新此二段最看得分明○用晦又評己丑存其心節墨云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卽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

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性理四十四卷末有朱子一條言致中致和言存心養性擴充仁義言博文約禮各兩事俱作一樣看當細參壬申七月○朱子旣以致中專屬靜矣又謂致中卽存心養性存養不專主靜也此當細參○真西山集編牛山章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大全辨謂脩身以俟正是死壽不貳朱子看作兩層非是大抵張氏大全辯一書於程朱分析處彼必欲合而一之真不知而強作如後美大聖神亦謂不是各設階級一步進一步之說可笑○摘訓載蒙引云太虛以理言他處亦有以形氣言者如浮雲之過太虛是以大虛當太空○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

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著事物上。○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

莫非命也章

求則得之章。用晦曰。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為最下一等人立言耳。○倪六通有求無益一句。文言求不但無益。或因得而反生害。此說得最好。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讀書記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孟子論性。惟萬物皆備一句。最為

切實。比性善二字更進一層。蓋善字猶可假借。而此句

不可假借也。己未七月。○用晦曰。物字訓事物。而此章

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時文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噩夢耳。

○滄柱曰。蒙引云。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吾心。只此二語。已盡首節之旨。故作文者。不將理字貼萬物。易

涉粗浮。不將心字貼備我。易落影響。○朱子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以反身二節。分配論語立達二節。朱子謂

此說非是。而未明言其旨。行之而不著焉章。語類曰。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

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聞。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

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食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又曰。行不著。習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幾亭云。不著不察。其行習也。終乖。舜終底。像察也。不然。怨慕雖深。不知所處。何以順親。此說恐與語類不同。

人不可以無恥章。用晦曰。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為恥。

恥之於人大矣章。大全辯卓菴張氏曰。無所用恥。所謂不知人間有廉恥事者。病痛全在自以為得計上。彼方恥人之不巧。又安知己之為拙哉。○楊龜山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主。其間不能無窒碍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愚

按機變生於勝心。亦生於利心。循理者能忘機變。安命者亦能忘機變。○陳幾亭曰。不動氣。不為機。久而可樂。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待文王而後興者章。語類曰。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待文王而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種人不遇文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慨其不能興。非謂其雖興不足貴也。孟子此語。蓋傷堯舜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

無人復行而隱然有自任之意。所謂凡民不是平常人。卽戰國一班英雄如孫吳蘇張之屬。豈不烜赫一世。只是不肯以文王之道自任。便是凡民。所謂豪傑不是有別樣才智。只在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便是豪傑。癸丑九月○此節先要。想所興者何事。方有實際。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卒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平常之人。如楊墨申韓蘇張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不能興起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之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之念。則雖未能興起。亦不至背馳於正道矣。豪傑之士。孟子隱然自

負闢邪崇正守先待後。卽所謂雖無文王猶興。

甲寅七月

月○孟子不但以豪傑自待。以能自立言。則一豪傑也。以能垂教言。則亦一文王也。聞孟子之言而不能興。猶遇文王而不能興也。是又凡民之不若矣。壬申八月○看來此凡民不是截然不知邪正之辯者。其病痛只在一待字。不能當下直以維持風俗。挽回氣運爲己任。遂不免與世浮沉。孟子故以凡民目之。若楊墨申韓蘇張之徒。便不知有邪正之辯。不放箇文王在胸中了。與此又不同。壬申十一月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以佚道使民章

霸者之民章

幾亭曰。莫淺於僞。莫深於誠。○用晦曰。王

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詔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語類曰。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又曰。如舞千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仇云。過化存神。是聖人至誠所感。被固宜說得自然。但不可謂之無心。如云。君子無心。何以謂之所存。○又云。過化存神。不在不怨不庸之外。天地同流。又不在過化存神之外。○又云。過化存神。非不怨不庸。不知以前事。亦非不怨不庸。不知以後事。只在不怨不庸。不知上看出。或以上節貼民風。此節貼主德。豈知上文殺之利之。與使民遷善。明是君子之德所及。而此節化神處。亦明有民在其中。如何判然分開。○

又云。過化存神。時文俱是籠統說過。不見的確。達說拈出。刑政教三字。自覺明盡。○又曰。註謂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運兼行。蒙引以存神屬德。過化屬業。存疑不主此說。蓋過化存神。既非兩事。則神化皆是王者之業。而業由於德。故朱子兼舉而言之。○又云。分貼德業者。非因襲庚子闡墨。遂訛以傳訛耳。○又云。天地同流。不是超乎形象之說。只要說得神化運行無處不到。方合題意。○要知過化存神。須從優游漸漬。艱難拮据中來。神化亦只是有恥且格氣象。滄柱程墨文徵評曰。朱子或問及虛齋蒙引。皆提誠字爲主。蓋至誠積中。自然見於神化者。充滿宇宙。與中庸之至誠無息。而博厚高明悠久者同一理。所謂過化。卽覆物載物成物意。所謂存

神。卽不見不動無爲意。所謂同流卽配天配地無疆意。在本章只須照上文發論。其爲刑爲政爲教處。是所過而民風之不變者。便是化。其欲刑欲政欲教處。是所存而治功之速效者。便是神。須知過與存。不是兩項。化與神。亦不是兩時。故新安陳氏曰。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至於天地同流句。不宜泛作輔相裁成等語。蓋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之神化。運行而遂生復性。舉天地神化所及。莫非聖人之神化。所周此可見其同運並行。此可見王道之大。彌綸六合。時文實發揮者。亦不多覩。今日欲正風氣。能以真意思作真文章。則卓然不可及矣。○聖人之化。凡天覆地載之內。皆所周徧。集註只指身之所經過處爲化。豈聖人一身能足跡滿天下乎。或

問兼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化之所被。更爲周備。時文於過化句。謂身之所至。卽身之所未至。皆切或開意。至對比。則云心之所及。與心之所未及。却說得不通。舉天下萬事萬民。何一不由聖心所主宰。豈可謂心所不及乎。時文滑口說出。毫不思量。而坊刻濫圈。余所不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幾亭曰。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就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乎。○用晦曰。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樂。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

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補出學慮方足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滄柱曰：未感之先，無異者其迹。方感之際，有異者其心，異不異當分心與迹看。究竟未感而具能應之體，有感而見未發之理，聖心總是動靜無間。○又云：聖心無時不虛靜，非待山居入定然後有明通境界。若說因深山得來，便失題目。

無爲其所不爲章。滄柱評十三科文徵云：此兩句卽程子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卽此便是擴充仁義至於不可勝用處。故曰：如此而已矣。集註只說義者以本文從不爲說到不欲耳。其實有專言之義，有偏言之義，有兼言之義。對仁而言兼言之義，兼

仁在其中，須知集註雖單言義，便已該得仁。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有事君人者章。熊伯甘曰：事君人者，若公孫弘曲學阿世，卽其矯飾儒行，依引春秋皆容悅是君處，其功業亦有可觀，勿看太低了。然合則從，不合則去，自有大經首節借中等才資說起，形容出爲臣的正道。○滄柱曰：論語可託可寄而不可奪，是就處變言此之安社稷臣則兼常變言，識能料事才能任事而忠懇之誠，堅定之守復能始終善全而不易，方可謂之以安爲悅也。

君子有三樂章。譚梁生曰：王天下謂名世，非謂王者。廣土衆民章。摘訓曰：定四海之民，定字只是屬其統御，而不至於紛亂無主耳。尚未說到治教上，註中其道大

行二句。當說在此二句之外。謂道可大行。澤可廣被也。
○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
人功夫做來。○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
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剝去了。○又
曰。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
著土。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
而已。

伯夷辟紂章

易其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熊伯甘曰。首節被除階級意見。

末節又掃去凌階躐級意見。○語類曰。此章如詩之有
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以

發其意。而終說被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此
興也。觀水有術。至必照焉。此比也。流水至不達。此又是
興也。○摘訓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
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為是。蒙引便認以為形
著明。則全說效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畧矣。况成章方
是下學。便以為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
說箇大。此說尤為誤人。王前席流水節文。知行狂狷四
比。精深敏妙。看成章與論語有別。此章疑義。得此洞然。
○看來學孔子者。由本得大。由成章而得本。如此看方
好。
壬申四月廿三

雞鳴而起章

摘訓曰。自雞鳴時便起而孳孳。盡一日而

言之。非只謂雞鳴時孳孳也。○滄柱曰。雞鳴而起。即夜

氣平且之氣也。似與摘訓不同。○幾亭曰：利不過有自便之意，非欲害人。卽尋常行好事，細察之未必不帶利心。故善惡易知，善利難知。語類曰：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又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這邊去，一條路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子取爲我章。楊廷麟曰：事權偏重，必遇其敵，爭訟不已。從而調停，相因而起，固其必然之勢也。○語類曰：楊宋乃老子弟子，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滄柱曰：執一害道，兼指三家說。謂子莫害道，甚於楊墨，亦相沿俗解耳。

飢者甘食章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有爲者章

堯舜性之也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

詩曰不素餐兮章。孝弟忠信，便與權謀功利放言高論

相反，出此則入彼，要見得君子之教與國運相關。

王子墊問曰：章摘訓曰：兩非字及惡在是也字，不是孟子斷語，俱就爲士的心裏說。言我他日得位，且莫說多所誅戮，只殺一無罪，便非仁矣。且莫說大有所貪求，只

非其有而取。便非義矣。吾斷不爲也。然則吾他日之居。將安在乎。仁是也。吾他日之路。將安在乎。義是也。○俞錫文破云。志卽未行之事。士卽未遇之大人也。○大抵世不知士之志。緣先不知大人之事。先要將大人之事認得明白。便見得士之志十分要緊。丁卯七月。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桃應問曰。章語類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滄柱云。虛齋蔡氏疑此章之說。不可強通。今按朱子云云。則知蔡氏之疑。在見之實事。孟子所答。在觀其設心。而朱子之論。爲得其中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摘訓曰。夫非盡人之子。與此句與王子宮室一意相連。註中特以所居云云。當用在其居使之然處。此與解緼袍折獄一例。○此章不止是歎美廣居。便有要人變化氣質之意。壬申七月看性理四十三卷橫渠說記。

食而弗愛章。形色天性也章。語類曰。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齊宣王欲短喪章。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存疑云。答問亦是門人。與朱子答問未及師承之說不同。愚初欲兼說。今看來朱子之說爲長。甲寅二月。○摘訓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道治其身。乃善其身。治其身也。淑有進脩意。所以長善也。艾

有懲創意所以救失也

道則高矣美矣章 此章先要想丑所謂高美者何所指。孟子之道以正諳明道爲本。稍有枉焉則以爲恥。以仁義中正爲歸。稍有偏焉則以爲異。論帝王則必以堯舜爲法。論師儒則必以孔子爲宗。言學則必知言養氣言治則必學校井田。此皆其所以引人者。猶未可謂高美也。由美大而至聖神。由深造而至自得。此其所謂高美也。而不知孟子之道中道也。壬申七月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君子之於物也章 摘訓曰存疑作一反一正看然弗仁

內不曾露出民字弗親內又不曾露出親字意尚混淆。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耳。謂仁之而弗親者非故疎乎民也。蓋以民視親而厚薄分焉。君子於親則親之民則不過仁之而已。使於民而亦親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矣。將何以待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非故忍於物也。蓋以物視民而貴賤分焉。君子於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物而亦仁之則是以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滄柱云先輩謂此題只重在各當其施不重在推恩有序。○大金舉要重推恩有序與仇說不同。知者無不知也章 語類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

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脩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盡心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摘訓曰：彼善於此，不就戰者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又曰：上下字指天子諸侯而言。

盡信書章。摘訓曰：首節孟子主意在下文，不可謂是教人以讀書之法。○幾亭曰：尚書自孔子刪後，猶未足盡信。况史乎？史載耿弇屠城三百，果爾，弇之惡百倍白起矣。光武寧不禁戒乎？此史言之極誣，而萬不足信者。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梓匠輪輿章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古之為關也章

身不行道章

周於利者章

好名之人章

愚按以誠為主其弊猶好名以名為主弊

將何所不至乎。偶動於名其學已不可問。專務好名其

學尚可問乎。謂好名之人猶賢乎不顧名義者。特一瞬

息之間耳。其歸一也。己未十一月。○摘訓曰。見色是因

其得失而有喜慍之色也。

不信仁賢章

晉錢神。漢銅臭。其國空虛否耶。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民為貴章

變置壇墠之說最是。黃氏曰。抄謂變置配享

之神。如勾龍后稷之類。亦不是。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大全辨曰。孟子不敢槩以孔子望

天下後世。故言夷惠而不及孔子耳。

仁也者人也章

語類曰。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

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

又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

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讀

書記。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卽是人底道理。將這仁

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道也。如中庸仁者

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

自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

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孔子之去魯章

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章

稽大不理於口章

賢者以其昭昭章

山徑之蹊間章

禹之聲章

齊飢章 張武承曰此一章見君子有救民之志而語默

可否亦視其時也○癸丑祝翼權曰臻之所為不可復

猶非孟子之所為不可復也臻之所為不可係乎王者

也孟子之所為不可係於己者也○滄柱曰棠之不可

復非關於王之聽與否也齊之粟聚於棠仁政不行屢

飢而屢請棠棠必竭是不發亦飢發亦飢也棠竭王必

復歛民而實之是賑飢者棠飢民者亦棠也○愚按不

但如此不行仁政而徒棠之發必有上下相蒙有虛名

而無實惠者又一法立而一弊生或反有不便於民者

辛酉十一月

口之於味也章 語類曰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

味之類是也○史蓮勺曰前節性也後節命也作孟子

口氣則說不去如以此二句作時人說則豁然矣溼野

先生亦云此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作命乃是

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

○滄柱曰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

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值○又

曰孟子一書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此章尤其昭著者。口之於味五者。卽所謂人心也。心惟危。故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五者。卽所謂道心也。道心惟微。故君子不謂命。○語類曰。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註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滄柱曰。變化氣稟。善全遭遇。不謂命實功。○此一章是不學不慮。以利爲本。二章之註脚。王成四月。

浩生不害問曰。章曰善人信人。便見不是戰國人品。○語類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

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滄柱曰。可欲謂善。是志仁無惡。有己謂信。是誠實無僞。皆有學問工夫在內。○又文評云。按可欲謂善。文義甚明。有諸己謂信。本有二說。朱子謂真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僞意者。卽存疑所謂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己。而非虛僞也。朱子所謂信者。實有諸己而不失之謂。卽蒙引所謂善實有諸己。而非若存若亡也。其云無僞者。就存心真實上說。是從本文信字看出表裏如一之義。其云不失者。就操持篤實上說。是從本文有字看出始終不移之義。據大註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分明是大學誠意工夫。毋自欺而必自慊處。故當主誠實無僞之說。○又按蒙引謂有諸己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意誠。乃實有諸

已。朱子亦曰：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己。觀此則知下文註云：力行其善者，此處已有矣。下文只重在至於充滿積實耳。輔氏以力行專屬充實句者，非。即朱子謂有諸己是就心上說，心裏却理會得充實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要行得盡者，亦非實論。充實內兼一本萬殊。壬申四月，善信乃賢不肖之分途。逃墨必歸於楊章。孟子時闢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大抵有一番正論，即有一班附會正論之人。有布縷之征章。諸侯之寶三章。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人皆有所不忍章。摘訓曰：所不忍不為，是一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為，則曲能有誠，為全體之仁義矣。孟子意謂人但知仁義為難全，而不知求之為甚易。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又曰：仁義不可勝用，要繳到上文仁也義也上。仁不可勝用也，故曰仁也。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義也。○語類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註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摘訓曰：充無穿窬之心，乃一

大頭腦須推到別事上去。方是充。至於充無受爾汝之實。不過是充無穿窬中之一事。就只在無受爾汝之實上充耳。存疑不受於此而受於彼。又是向別處充了。便非孟子以一事舉例之意。且與充無穿窬之心犯重矣。况此處已是貪昧隱忍。中心慙忿而不甘受其爾汝。復將此心推去到別處。又復如此。只管這等推去。無一處而不中心慙忿。只是一箇貪夫耳。此謂之義可乎。○又曰。蓋既有慙忿而不肯受其爾汝之實心了。乃只爲欲受其物。遂貪昧隱忍。將那爾汝甘受之。則一邊是慙忿之實心。又一邊是貪昧隱忍。便是有所虧缺而不充了。若能將此一點實心推之。既不肯甘受其爾汝之稱。遂去其貪昧隱忍之心。亦不肯輕受其物。至此則把這無

受爾汝之實心。推廣出去。內如是。外亦如是。無復虧欠處矣。到無所往而不爲義。方可說開辭受取與上去。蒙引存疑說俱濶了。○按充無受爾汝。朱子蒙引以行己盡善。不致取輕於人說。存疑就辭受上推說。摘訓又就內外合一說。憶翼註又另是一說。○機變之士。故爲深沉。以待其人之自發而制之。此餽之出於深謀者也。士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正直自處。姑爲隱忍。以聽其自決。雖未嘗有制人之心。而此心已不可自問。浮薄之士。謬爲持重。以俟其人之自露而愚之。此餽之出於輕浮者也。士又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至誠相與。姑爲緘默。以聽其自擇。雖未嘗有愚人之心。而此心已覺其難安。無論餽之之時。是非無定。而

其入之心。因此而感也。卽幸而不惑。而我飭之之心。何以對友朋而無愧。無論飭之之後。可否混淆。而其人之事。因此而敗也。卽幸而不敗。而我飭之之心。何以質聖賢而無負。蓋其爲詐。雖甚微。而不可謂非詐。其害於義。雖甚輕。而不可謂其不病於義。是豈非穿窬之類乎。○推不言者之心。有不可問者矣。夫士固有不言時也。而以不言飭之。此何心哉。士何爲而出於是。孟子論充義之類。而及此。曰。人惟不當言之時。則不言可耳。當可以言之時。而亦不言。是果何爲也哉。其以輕發爲戒耶。夫使其果以輕發爲戒。而戒於不可言之時。并戒於可言之時。吾猶謂其已甚也。而其心不但如是也。抑以慎密爲貴耶。夫使其果以慎密爲貴。而不可言之時。慎之。兩言

之時亦慎之。吾猶謂其已過也。而其心又不但如是也。吾知是心。卽以言飭之心。而以言飭者。猶處其勞。此則更居其逸。術雖變而心不變也。是心卽以言飭之心。而以言飭者。猶有鈎致之迹。此則更泯其窺測之形。術愈巧而心愈僞也。○飭之之人。胸中最不光明。然又不要看做是老奸巨猾。須知是日用之間。人最易犯之病。言近而指遠者章。乙卯蘇翔鳳云。自遠近博約之義。不明於天下。於是異學有爭鳴之勢。而議論日繁矣。縱橫有相勝之端。而功利日生矣。以教統治。統分屬言。道。○滄社云。當時邪說橫行。刑名肆虐。孟子欲以原本經學。力行仁義者救之。其意固有爲而發也。

堯舜性者也章

張武承曰。此章見聖人安勉雖殊。而皆

絕乎有意之私也。○熊伯甘曰：哭而自然盡哀，非爲生者之道當然也。

說大人則藐之章。此章不對戰國游士說，對吾儒之秉道而氣未足者說。苟無此氣概，勢必至卑論儕俗，曲學阿世如鄉原。辛酉○晚村曰：嘗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耳。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觸、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用晦曰：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不好。此與虞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

